

极冲
铁山堡

右玉县苍头河向西，存一形态完好的古堡。它依坡傍河，远控群山，扼守在明长城大同镇西部防区的中段。古堡保存长城一线不多见的关厢，有着长城军堡向村寨聚落转承的岁月印迹，附近还有明长城上罕见的界碑。

这就是铁山堡，一个单从名字已给人诸多联想的长城古堡。

关厢

铁山堡附近有铁山村，据说铁山村是明代长城戍边人的后代所建，村和堡相距甚近，到村即到堡。

造访古堡时正逢修路，村民指路特别热心，一再叮嘱不要过桥，桥侧有路，过河往前走个几十米就到了。这是第二次到访铁山堡，第一次来时遇雨，未能全观堡貌。这一次值秋高气爽时，景色正好。

草泛黄绿，间有车辙，循着草丛中的旧路，车开到堡最东端门径处，高大的堡墙中有豁口，前面立有两碑，其中一块刻着“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铁山堡堡址”，落款为“山西省人民政府”，说明这里正式纳入国家文物保护范围。

从豁口进入堡内，发现不远处还有一门，也就是说，铁山堡是两城相接的构造。类似布局与新荣区助马堡相似。从东向西环城一周，证明推断不错，同时也说明当年修筑时此堡承担着重要的功能用途。

以空中视角俯瞰，城池形状清晰了然。东西两座城圈合成“凸”字。初进的东城，学名关厢。关厢的作用，一可储存草料物资，二为战时容纳军堡外的百姓避祸，三是加强城堡的防御。关厢多为增筑，属于拓展军堡功能的举措。

铁山堡的关厢与主堡之间有护墙相接，残存的墙体与堡墙近高，对堡门形成有力的保护。如今北墙弯曲着一条土路，那是后来人们进出堡内踩出的。



建在堡墙上的窑洞，还有生活印记

铁山堡的主堡规制典型，可视为明大同镇长城军堡代表。四面以高大的堡墙围之，东面设门，门外有瓮城，瓮城门建在南墙。天镇的保平堡、新荣的拒门堡与之相近。四墙交汇处建有墩台，每墙中间各立马面一座，攻守形势兼备。

除西墙略有塌圯外，东南北三面墙体均保存完整，目测高8米左右。明代军堡墙体多高大，从墙基到城垛通常超过10米，据说这样能防范蒙古骑手立马翻墙。虽经风雨侵蚀，站在堡墙下仍能感受到固守的压力。

关于铁山堡，在明代边防古籍《三云筹俎考》中有专条记载，“本堡设自嘉靖三十八年(1559)，万历二年(1574)砖包，周一里四分有奇，高三丈五尺。原设操守一员，万历十三年(1585)改设守备，所领见在旗军五百三十四

名，马四十八匹。分边沿长一十里五分零，边墩二十二座，火路墩一十座，内双墙墩极冲，通大虏，孔家、半坡、莺黎稍次之。”

这段话提示了铁山堡的地位。明代边防史料中常见“极冲”二字，以此来形容一城一堡或一口一关。极冲，说明地理位置的极端重要。《宣大山西三镇图说》总结的也十分到位，称其“北望右卫，南接云石，中路诸堡此亦最冲者”。既然是最冲，则必处战火中心。历史上的铁山堡曾遭遇毁城之灾，屡破屡修，最初名松山堡，后改为绝胡堡，“嘉靖三十一(1552)等年，攻毁无遗，后加修葺，遂以铁山名之。”

铁山，如铁一样的山，据说当年关厢门上有一石碑，上题“铁塞金汤”，彰显出构筑者对它的强烈期许。

堡的南侧有河，河的对岸立有烽火台，远处还有烽火台，组成一条串连到远方的通讯报警链路。

从铁山堡向西直线距离约12公里，即到晋蒙交界明长城一线。这段长城地处群山间，以复线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复线，说明经历过不止一次的修葺，也传递出当年军情紧急。从记载不多的资料得知，铁山堡“东至红土堡二十里，西至边墙三十里，北至右卫城二十里，南至云石堡二十里”，长期处在战线防御的中心位置。

新修的旅游公路由铁山堡直达边墙，近

便之余对铁山堡长城防线框架有所改变，若想真实体验铁山堡的气质，必须徒步探访。堡南的河沟古时称为“水口”，字面意思明了。秋冬时节河床干涸，徒步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可即便这样走出不远已是气喘吁吁，不由慨叹古代戍边将士负担艰难。数百年前蒙古铁骑多由此突破，如此口不守，右卫、平鲁卫皆面临大敌，足见其重要。

风从河谷吹来，带着些许啸音，很快让身体感受到季节的温度，古人以“疾”“罡”“劲”等词来形容这风。风中，铁山堡顽强挺立如昨，令人从中读懂一个词——坚守。

收获时节已过，堡内却仍有忙碌的身影，一对年过花甲的夫妻正在地里捡拾剩下的马铃薯。今年雨水勤，不到一亩的旱地居然收成三四千斤，留下千斤自用，其余都拉到镇上出售，因为丰年丰收，马铃薯的价格较往年较低，不过两人脸上的笑意表达出满足的感觉。

他们的家在铁山村，祖祖辈辈生活在铁山堡，上世纪60年代末才搬到新村的。为啥搬离呢？对方回答挺神秘。很久以前夜深人静时，堡内的人们偶尔会听到隐约的马嘶声、兵戈撞击声和厮杀声，若遇到刮风下雨，这种奇怪的声音格外清晰，觉得堡民夜不能寐，于是堡民们搬离古堡，来到1公里之外的铁山村。

是传说？是故事？不得而知，总之铁山堡涂抹上神秘色彩。清代，长城军堡的军事功能淡化，铁山堡逐渐变身民堡，戍边人也变身成为边民，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与这片

土地的情感。

来铁山堡的路上，有一处路牌显示有个蒲州营的小村。蒲州，在今运城永济一带，距离右玉千里之遥。为何在长城边塞会出现一个与蒲州有关的地名，还得从明初移民实边说起。洪武年间，为了加强大同地区的防御守卫，明太祖朱元璋命大臣从今天晋中、晋南一带移民充实边卫，估计当年一队从蒲州远道而来的士兵扎营于此，把家乡的名称也带到长城边塞。从那时起，这方土地成为他们的家乡。

从戍卒变为边民不算难，因为明代戍卒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种田，借此来保证军需供应，史称屯田。屯田既缓解了军费紧张，又可推动边地经济发展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对于戍卒而言，要求他们一手持弓，一手荷锄，这是生存之需，也是生计必备。而这亦战亦农的双技能，也让铁山堡后人的样貌与姿态呈现出多样的味道。

文/图 温鹏毅

极冲

战线

生计



堡南河谷“水口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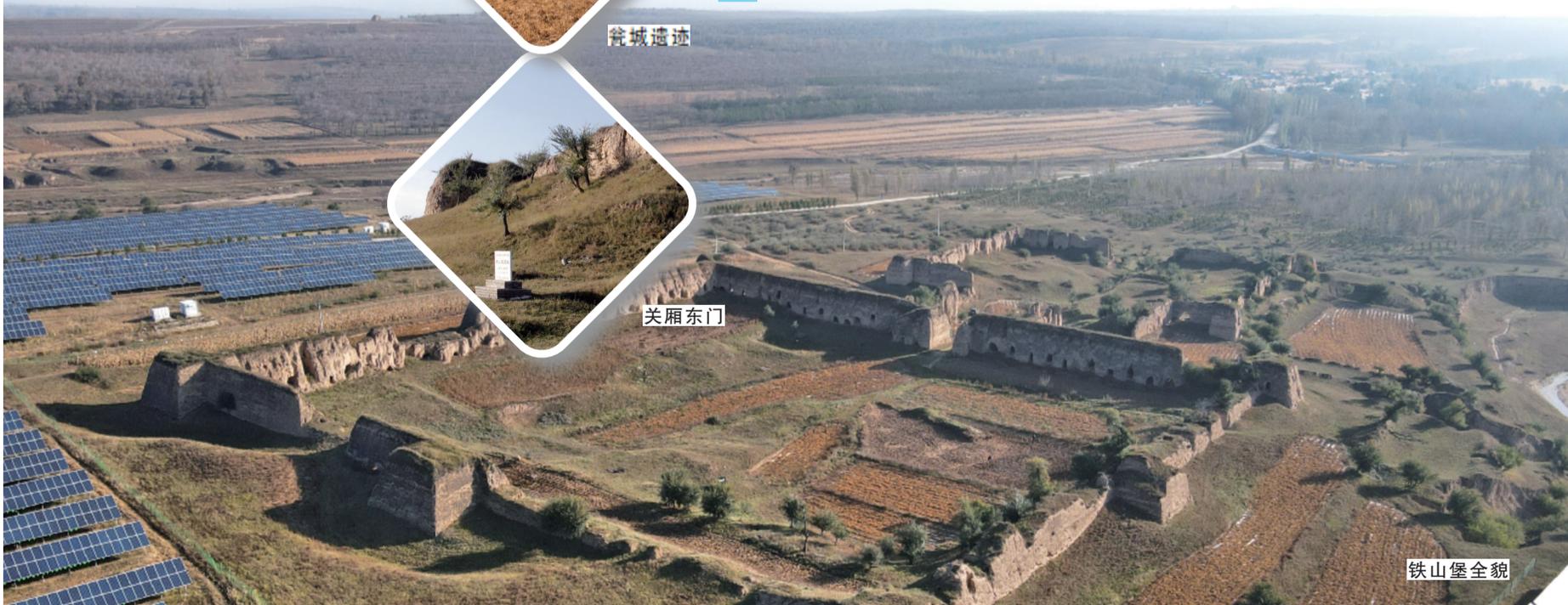
南墙马面



瓮城遗迹



关厢东门



铁山堡全貌